

世界文学名著丛书 全译本

安娜·卡列尼娜

下

Anna Karenina



〔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

L.N.Tolstoy

郭 军 张际标 张名高 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丛书 全译本

安娜·卡列尼娜

Anna Karenina

〔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

L.N.Tolstoy

郭 军 张际标 张名高 译

下

北京燕山出版社

第五部



谢尔巴茨基公爵夫人本来以为，女儿的婚礼要想赶在距今不过五个星期的大斋期^{〔1〕}之前举办，是万万不可能的，因为到那时，恐怕连一半嫁妆都来不及备办妥当；但是她又不能不同意列文的如下意见：若推延到复活节以后恐怕又太迟了，因为谢尔巴茨基公爵的那位年老的伯母病危，说不定哪天就要死了，那样的话，丧期就会把婚事进一步耽搁下去。因此，在决定把嫁奁分成大小两部分后，公爵夫人同意了在大斋期到来之前举行婚礼。她决定现在就把小的一部分嫁妆预备齐全，而大的一部分则等以后再送去。列文没能够严肃认真地回答她他是否赞同她这种安排，为此，她十分地生气。新婚夫妇只等婚礼过后就要到乡下去，到了乡下，大的一部分嫁妆就不需要了，因此，她的这个主意再合适不过了。

列文依旧处在和以前一样的恍惚迷离的状态中，他觉得他和他的幸福构成了世间万物之所以存在的唯一的目的，他现在似乎对任何事情都用不着考虑，也无须去操心，一切都有人在替他料理。他甚至于连将来的生活目标和打算都没有，连这些也一并听凭别人去安排，他相信一切都会十分圆满的。他哥哥柯兹尼雪夫、奥布朗斯基和公爵夫人都在指点着他去做他应该做的事。他自然是完全同意他们向他建议的一切。他哥哥替他筹钱，公爵夫人劝他结婚后就离开莫斯科，住到乡间去，奥布朗斯基则劝他到国外去。他是无可无不可。“只要你们高兴，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很幸福，随便你们怎么做，我的幸福决不会因此而有所增减！”他想。但是，当他把奥布朗斯基劝他们到国外去的话告诉基蒂的时候，她不赞成，而且关于他们未来的生活她有她自己的一定的打算，这可使他大为吃惊。她知道列文在乡下有他爱好的工作。他看得出来，她对于他的这种工作不理解，而且根本也不想去理解。可是这并不妨碍她把这工作看得非常重要。而且她知道他们的家将要安在乡下，所以她不想到他们将来不会

〔1〕 大斋期：指复活节前的四十天。——译者注

去长期居住的外国去，而要去他们未来的家所在的地方。她这样明确表示出自己的意愿使列文有些吃惊。但是无论到哪儿去对他反正都是一样，因此他立刻要求奥布朗斯基到乡下去，好像这是他的义务似的，请他照着他的高雅的趣味把那里的一切布置好。

“我问你一句，”奥布朗斯基去乡下为迎接新婚夫妇的到来把一切都布置停当了，从乡下回来以后有一天这样问他，“你领到忏悔证了吗？”

“没有。怎么啦？”

“没有你就不能够结婚呀。”

“什么！”列文叫道。“我恐怕有九年没有受圣礼了哩！这点我可是连想也没有想到啊。”

“真妙啊！”奥布朗斯基笑道：“你还说我是虚无主义者呢！可是这样可不成，你知道。你一定得去行忏悔，受圣礼。”

“什么时候去呢？只剩四天的工夫了。”

奥布朗斯基把这件事也替他作了安排。于是列文就开始为忏悔作准备了。对于列文，也像对于任何不信教、却尊重别人的信仰的人一样，出席和参加宗教仪式是很不愉快的一件事情。在这种时刻，处在他现在这种充满柔情的心境中，却不得不去应付这种虚伪的行为，这对于列文不但是难以接受的，而且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正当他处在心花怒放、欢天喜地的人生最得意的日子里时，他竟被迫着要去说谎或是亵渎神明！他觉得这两者他都不能做。但是，尽管他再三再四地问奥布朗斯基不受圣礼能不能领到忏悔证书，奥布朗斯基却总是一口咬定说是不可能。

“不过，这又算得了什么呢——不就是两天的工夫吗？况且那神父是一位非常慈和而又明达的老人呢。他替你主持忏悔礼，你不会感觉不快的。”

在教堂里站着参加第一次礼拜仪式的时候，列文极力回想他青年时代，在十六七岁的时候所体验的那种强烈的宗教热情。但是他立刻确信要他重新体验那种热情是完全不可能的。他极力想把这一切看成一种毫无意义的传统习俗，就好像拜客的习俗一样；但是他感觉出这样也不行。列文对于宗教，像他的大多数同时代的人一样，抱着极端模糊的认识。他既不能够相信宗教，也不敢予以完全否定。因此，既不相信他所做的事有什么意义，也不能将它看作毫无意义的俗套而淡然置之，在他预备领受圣礼的那段时间里，他因为做着自己所不能理解的事，做着如他的内心的声音告诉他的虚伪和错误的事，而感到羞愧和

不安。

在做礼拜的时候，他时而倾听着祈祷词，极力想把一些和自己的见解不相违背的意义加在上面；时而感到对有些祷词他不能理解，并且不得不加以非难，于是他便极力不去听它，而全神贯注于自己的思想、观察上以及当他百无聊赖地站在教堂里时栩栩如生地萦回于他脑海中的种种回忆上。

他坚持做完了弥撒、晚祷和夜祷，第二天他起得比平常早，还没有吃饭，八点钟就到教堂去做早祷和忏悔去了。

教堂里，除了一个求乞的兵士、两个老太婆和教堂司事以外再也没有别的人了。

一位年轻的执事，他的长脊骨透过薄薄的教士袍清晰可辨，走过来迎住了他，然后立刻走到墙边的小桌旁，读起祷词来。当他读的时候，特别是听见他再三快速地重复念出：“上帝怜悯我们！”——听上去好像是说“赦免我们”——的时候，列文感觉到思想已经关闭起来，并加上了封条，现在不能打开，也不能触动，否则就会更加陷于混乱；所以，当他站在执事背后的时候，他只顾继续想自己的心事，根本没有去听，也不去推究执事念诵的话语的含义。“她的手是多么地富有表情啊。”他回忆起前一天他和基蒂坐在角落里的桌旁的情景时想。他们并没有说什么话，就像那种时候常有的情形一样，她把一只手放在桌上，不断地张开又合拢，直到后来她注意到这种动作，自己不禁哑然失笑。他回忆起他是怎么吻了那只手，然后又细看了那玫瑰色手心里的脉纹。又是一遍“上帝赦免我们！”列文边想边画着十字，弯着腰，望着那位年青执事弯腰行礼时背部的柔韧动作。“后来她拉住我的手，细看那脉纹。‘你的手多美啊，’她说。”于是他望了望自己的手和执事的短短的手。“好了，现在快完了，”他想，“不，好像又从头开始了，”他听着祈祷，这样想。“不，正在收场了。瞧，他已经在躬身行礼了。收场时总是这样子的。”

执事的手绒袖口里的手悄悄地接过去一张三卢布的钞票，答允在忏悔簿上登记上列文的名字，然后向祭坛走去，他的新皮靴踏在空寂的教堂石板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过了一会儿，他探出头来，向列文招手。一直封锁着的思想开始在列文的心中活动起来，但是他连忙驱走它。“不会有问题的，”他一面想，一面向讲台走去。他走上台阶，往右转，看见了神父。这神父是一个长着稀疏的花白胡须的慈眉善目的小老头，此时正站在讲经台旁，翻着祈祷书。他向列文微微点了点头，立刻开始用惯常的腔调读起祈祷文来。读完之后，他深深地

鞠了一躬，方转过脸来向着列文。

“尽管你看不见，基督正站在你的眼前听取你的忏悔，”他指着十字架上的耶稣像说。“您相信神圣使徒教会的教义吗？”神父接着问道。他眼睛避而不望着列文的脸，在他的圣带下面合拢着双手。

“我有过怀疑，我对一切都怀疑，”列文说这话时的声调自己听起来也觉得不愉快，因此马上便住口不往下说了。

神父等待了几分钟，看他还有没有说的，然后就闭上眼睛，急速地带着很重的外省地方口音说：

“怀疑原是人类天生的弱点，但是我们应当祈求慈悲的上帝来坚定我们的信心。您有什么特别的罪过吗？”他上句说完，不加停顿地接着说下句，好像生怕浪费时间似的。

“我的主要罪过就是怀疑。我怀疑一切，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怀疑。”

“怀疑原是人类天生的弱点。”神父又将这话重复了一遍。“您主要怀疑些什么呢？”

“我怀疑一切，我有时连上帝的存在也怀疑，”列文不由自主地脱口说出这话后很为自己的失言而感到惶恐。但是神父对于列文这话似乎并不十分在意。

“对于上帝的存在还会有什么可怀疑的呢？”他带着一丝隐约可辨的微笑，急急忙忙地问道。

列文默不作声。

“面对着他所创造的万事万物，您对于造物主还能有什么怀疑呢？”神父用那快速的惯常的腔调继续说。“是谁用点点繁星装饰天穹的？是谁把大地打扮得如此美丽？没有造物主，这一切又从何而来呢？”说着，他询问般地望了列文一眼。

列文感觉到此时同神父进行一场玄学辩论是不适宜的，因此他只直接回答了他的问话。

“我不知道，”他说。

“您不知道？那么您怎么可以怀疑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呢？”神父带着和善而又困惑的神情说。

“我一点也不明白，”列文说着涨红了脸，他感觉出这话说得愚蠢可笑，在这种情况下说这种话不可能不显得愚蠢可笑的。

“祈祷上帝，恳求上帝吧。就连神父们也有怀疑的时候，也要祈求上帝坚定

他们的信念。魔鬼的力量大得很，我们得努力抵抗他。祈祷上帝，恳求上帝吧。祈祷上帝，”他急急忙忙地重复说。

神父稍稍停顿了一下，好像在沉思什么问题似的。

“我听说您要和我的教区居民和教子谢尔巴茨基公爵的女儿结婚了？”他带着微笑补充说。“一位很好的姑娘啊。”

“是的，”列文回答，为神父的问话羞红了脸。“在忏悔的时候他问我这个做什么？”他想。

于是，好像回答他心中的疑问似的，神父对他说：

“您快要结婚了，上帝会赐给您子孙。不是吗？唉，如果您不能克服那种把您引诱到不信教的歧途上去的恶魔的诱惑的话，您会使您的孩子们受到什么样的教育呢？”他用温和的责备口吻说。“如果您爱您的子女的话，那么，作为一个尽责的父亲，您就不但要希望您的孩子享有富贵和荣华，您还应该希望他的灵魂获得拯救，借助于真理之光而获得精神的升华。难道不是这样吗？当您那天真未凿的小孩问您：‘爸爸！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大地、江河、太阳、花卉、草木，它们是谁创造出来的呢？’的时候，您该怎样回答他呢？难道您能够对他说：‘我不知道’吗？您不能不知道，因为大慈大悲的上帝已经向您显示这一切了。又比如您的孩子若是问您：‘人死后将会遇到什么样的命运呢？’假如您自己一点都不知道，您能对他说些什么呢？您该怎样回答他呢？您就让他去受世俗和恶魔的诱惑吗？那是错误的！”说到这里，他停住了，把头歪到一边，用慈祥温厚的眼光望着列文。

列文没有吭声，但这一回倒并不因为他不愿意和神父辩论，而是因为还从来没有人问过他这样的问题；等到他的孩子们能够问他这些问题的时候，还有足够的时间来考虑怎样回答他们呢。

“您现在已进入了人生这样一个时期，”神父继续说，“您该选定您的道路，坚持不渝地走下去。祈求上帝，求他发慈悲帮助您，怜悯您！”他结束道。“愿我主上帝，耶稣基督，以其对于世人的广大无边的慈悲心肠，饶恕他的这个儿子吧……”于是念完了赦罪的祈祷文，神父祝福了他，就让他走了。

那天回到家的时候，列文因为他不必说谎就走完了这种难堪的过场而感到十分的欢畅。除此以外，在他心上还留下了一种模糊的印象，觉得那忠厚可爱的老头儿所说的话完全不像他起先想象的那么愚蠢，那些话里面含有一些应当探究清楚的真理。

“自然，不是现在，”列文想，“而是以后哪一天。”列文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痛切地感觉出在他的灵魂里有些阴暗、朦胧的部分，而他自己对于宗教的态度，也同他在别人身上那么明显地看出而且厌恶的态度完全一样，尽管他的朋友斯维亚日斯基就因抱着这种态度受过他的责备。

那天晚上列文和他的未婚妻一道在杜丽家里度过。他心情特别愉快。他把自己的兴奋心情描摹给奥布朗斯基听，说他快活得好像一条受训练去钻圈的狗，当它终于领悟了诀窍，做到了人家命令它做的事以后，高兴得摇着尾巴乱叫，并兴高采烈地跳上桌子和窗槛。

二

在举行婚礼的那天，依照习俗——公爵夫人和杜丽坚持要严格遵守一切习俗——列文没有见他的新娘，而在宾馆里和偶然聚在他房间里的三个单身汉朋友一道吃饭。一个是他的哥哥柯兹尼雪夫，一个是卡塔瓦索夫，他大学时代的同学，现在是自然科学教授，偶然在街上遇到被列文拉来的，还有一个是奇里科夫，他的伴郎，莫斯科的保安官，也是列文猎熊的伙伴。这次聚餐是很愉快的。柯兹尼雪夫兴致很高，对卡塔瓦索夫的创见大表赞赏。卡塔瓦索夫感到他的创见得到重视和理解，就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了。而奇里科夫对于各种各样的谈话一律都快活地插进去凑趣。

“您看，”卡塔瓦索夫由于在讲坛上养成的习惯拉长声音说，“我们的朋友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以前是一个多么有才华的人物。我是说过去，因为现在已经看不见他昔日的影子了。在离开大学的时候，他还爱好科学，有志于人文科学的研究；而现在他的一半能力被用来自己欺骗自己，而另外一半就用来为这种欺骗辩护。”

“我从来没有遇见过比您更坚决的反对结婚的人，”柯兹尼雪夫说。

“不，我并不反对结婚。我赞成社会分工。没有别的事好做的人应当生儿育女繁殖人种，而另外的人就为他们的教育和幸福尽力。这就是我的观点。有许多人妄想两者兼顾，可是我不属于这种人！”

“当我听到您恋爱的时候，我会多么快活呀！”列文说。“一定要请我喝喜酒啊。”

“我已经在恋爱了。”

“是的，和墨鱼！你知道，”列文转向他哥哥说，“卡塔瓦索夫正在写一本书

介绍……”

“够了，尽是胡扯！无论写的是什么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我的确爱我的墨鱼。”

“可是那并不一定得妨碍您爱妻子！”

“墨鱼不会妨碍妻子，可是妻子却妨碍墨鱼哩。”

“为什么？”

“噢，您很快就会知道的！您现在爱好农事，游猎，——可是您等着瞧吧！”

“阿尔希普今天来过；他说普鲁特诺村有许多驼鹿，还有两头熊呢，”奇里科夫说。

“哦，你们尽管去打来吧，我是不去的。”

“噢，这就对了！”柯兹尼雪夫说。“你从此可以向猎熊事业告别了——你的妻子不会允许的！”

列文微微一笑。他妻子不让他去打猎的那种想法是这样令人愉快，使得他情愿永远放弃猎熊的快乐。

“不论怎么说，我们去猎取那两只熊，而您却不能参加，毕竟是一件憾事。您记得上次在哈皮洛沃吗？那是一场多妙的打猎啊！”奇里科夫说。

列文不相信离开基蒂他还能有什么乐趣，唯恐多谈下去会使自己这一信念破灭，因此他没有说一句话。

“向独身生活告别的习俗不是没有道理的，”柯兹尼雪夫说。“不管你多么快乐，你总不能不为你的自由而惋惜。”

“您承认您有这样一种感觉，像果戈理戏剧的新郎一样，想从窗口跳下去吗？”

“自然有，不过不承认罢了，”卡塔瓦索夫说着，放声大笑起来。

“唔，窗子开着……我们马上就动身到特维尔去吧！有一头是母熊，我们可以直捣其巢穴。说真的，就坐五点钟的车走吧！这里的事随他们的意思去办好了，”奇里科夫微笑着说。

“我可以起誓，”列文也微笑着说，“我心里丝毫找不出惋惜失去自由的心情。”

“是的，现在您心里这样乱，您当然什么也感觉不出，”卡塔瓦索夫说。“等到您稍微平静一点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得出了。”

“不，假如是那样，那么，虽然有了……（他不便在卡塔瓦索夫面前说出爱

情这个词）幸福，但失去自由，我多少总会感到有点惋惜吧。可是恰恰相反，我正是为失去自由而高兴。”

“太糟糕了！真是不可救药啊！”卡塔瓦索夫说。“罢了，让我们干一杯祝他恢复正常，或是祝他的梦想有百分之一得以实现吧——就是那样，也算得上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幸福哩！”

饭一吃完，客人们就走了，为的是回家换好衣服好去参加婚礼。

当屋里剩下他一个人时，列文回忆着这班独身朋友的谈话，不禁再一次地问自己：我心里是否真有他们所说的那种惋惜失去自由的心情呢？“自由？”这问题使他笑了起来。“自由有什么用？幸福就在于爱 and 希望：爱她之所爱，想她之所想，那就是说，毫无自由可言——这就是幸福！”

“但是我了解她的思想、她的愿望、她的感情吗？”一个声音突然向他低语。笑容开始从他脸上消逝，他沉思起来。突然之间，他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他感到恐怖和怀疑——对一切事情都怀疑。

“假如她并不爱我呢？假如她只是为了要结婚而和我结婚呢？假如她自己也不明白她所做的是呢？”他问自己。“假如她一旦清醒过来，等到正式结婚那天才发现她并不爱我，而且永远也不能爱我，那该怎么办呢？”于是涉及她的、奇怪的、最丑恶的念头开始浮上他的心头。他开始像一年前一样对弗隆斯基满怀忌妒，仿佛他看见她和弗隆斯基在一起的那个晚上就是昨天。他怀疑她没有把全部真情都告诉他。

他突地跳了起来。“不，这样可不成！”他绝望地自言自语。“我要到她那里去，我要问问她；最后再对她说一次：我们还是自由的，我们不如维持这种现状的好！随便什么都比永生永世的不幸、耻辱、不忠实行为要好！”他心里怀着绝望，怀着对世上一切的人，对他自己，对她的愤恨，走出了旅馆，坐车上她家里去了。

没人会料到他这时候到来。他在后房里找到了她。她正坐在一口箱子上，和一个侍女在忙碌着，挑拣那些散放在椅背上和地板上的五颜六色的各式衣服。

“噢！”她一见他就喊了一声，高兴得容光焕发。“你怎么！你……我真没想到你会这时候来呢！我正在清理我的旧衣服，以便处理……”

“啊！好极了！”他望着侍女阴郁地说。

“你去吧，杜尼亚莎，我回头叫你，”基蒂说。“怎么回事？”侍女一走，她就迫不及待地问道。她觉察出他的烦躁而又阴郁的异样脸色，心里不由感到一

阵惊慌。

“基蒂！我受着痛苦的折磨。我一个人忍受不住，”他声音里带着绝望的调子说，站在她面前，恳求地凝视着她的眼睛。他从她的深情的、诚实的脸上已经看出他所要说的话不会产生任何结果，但是他迫切地需要她亲口说出话来消除他的疑惑。“我是来说，现在还来得及。这一切还可以中止和挽回。”

“什么？我一点也不明白。你是怎么啦？”

“我已说了不止一千遍，而且现在还在想……就是我配不上你。你不可能同意和我结婚。想一想吧。你错了。好好地想一想吧。你不会爱我的……要是……就不如说出来的好，”他说，没有望着她。“我会很痛苦。让人家高兴怎么说就怎么说吧，随便什么都比那种不幸好……趁现在还来得及的时候说出来总会好一些……”

“我不明白，”她惶恐地说，“你的意思是要翻悔……不愿意……”

“是的，假如你不爱我的话。”

“你发疯了！”她叫了一声，恼怒得满脸绯红。但是一看到他的脸色是这样可怜，她只好抑制住恼怒，把衣服扔在椅上，挨在他旁边坐下。

“你在想些什么呢？把一切都告诉我吧。”

“我在想你不会爱我的。你怎么会爱我这样的人呢。”

“我的上帝！我怎么办才好呢？”她说，哭出来了。

“啊，我做了什么呀？”他惊叫了一声，跪在她面前，开始吻她的手。

当五分钟后公爵夫人走进房里来的时候，她看见他们完全和好了。基蒂不但使他确信了她爱他，而且，为了回答她为什么爱他这个问题，甚至进一步地向他说明了她所以爱他的理由。她告诉他，她爱他是因为她完全理解他，因为她知道他喜欢什么，而他所喜欢的东西都是好的。这在他听来似乎是十分明白的了。当公爵夫人走进来时，他们正并肩坐在箱子上，清理衣服，而且正在争辩着，因为基蒂要把列文向她求婚时她穿的那件褐色衣服给杜尼亚莎，而他坚决要求那件衣服她自己留着，而把另外一件蓝色衣服送给杜尼亚莎。

“你怎么不明白呢？她的皮肤是深颜色的，穿蓝色衣服不太合适……我全都经过考虑的呢。”

闻知他来访的原因，公爵夫人半真半假地训斥了他几句，然后就叫他赶快回去换衣服，不要耽误基蒂的时间，因为美发师查理就要来为她美发了。

“说真的，这几天来她什么也没有吃，面容已变得憔悴起来，而你又来说些

傻话来叫她心烦，”她对他说，“走吧，亲爱的！”

列文感到歉疚而又羞惭，但却也得到了安慰，于是他回到了宾馆。他哥哥、杜丽和奥布朗斯基都穿上了礼服，正在那儿等着用圣像给他祝福。时间一刻都不能耽搁了。杜丽还得坐车回家去接她的儿子，她烫了头发，又涂上了发油，将要拿着圣像陪伴新娘。此外，还得派一部马车去接伴郎。另一部马车把柯兹尼雪夫送走后，还得转回来……总之，有许多各种各样复杂的事情需要考虑和布置。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就是不能再耽搁时辰，因为已经到六点半了。

圣像祝福仪式并没有按很正规的程式举行。奥布朗斯基带着滑稽的庄重姿势和他妻子并排站着，手里拿着圣像，叫列文鞠躬到地，他含着亲切的、快乐的微笑祝福他，吻了他三次，杜丽也照这样做了，然后急忙忙地走开，又忙着去安排调度马车去了。

“哎，我告诉你怎么办吧：你坐我们家里的马车去接他，柯兹尼雪夫如果愿意的话，就请他先坐车走，到了之后就把马车打发回来。”

“自然，我很愿意！”

“我和他随后就来。你的行李送去了吗？”奥布朗斯基说。

“送去了，”列文回答，于是他吩咐库兹马把他要穿的衣服拿出来。

三

一大群人，大部分是女人，围在因为举行婚礼而灯火辉煌的教堂外边看热闹。那些没来得及挤进人群中间的人就蜂拥在窗子周围，互相推挤着，争吵着，从窗格里窥望。

二十多辆马车已在警察指挥之下沿街排列起来。一个警官穿着华丽的制服，不顾寒霜地守卫在门口。马车仍在川流不息地驰来，从车上下来的有的是头上戴着鲜花、两手提着裙子的妇人们，有的是脱下军帽或是黑礼帽的男人们，他们陆续地走进教堂里来。在教堂里面，一对枝形吊灯架和圣像前的所有蜡烛都点燃了。圣像壁的红底上的镀金、圣像的镀金像体、枝形灯架和烛台的银面、地上的石板、地毯、唱诗台上空的旗帜、圣坛的台阶、旧得发黑的经书册页、神父们身上的袈裟和法衣——全都沐浴着灯光。在温暖如春的教堂右边，在一簇簇的燕尾服和白领带、制服、锦缎、天鹅绒、丝缎，头发，花，裸露的肩膀和戴着长手套的胳膊中间，人们正在进行着克制而又热闹的谈话，谈话声在高高的圆屋顶里异样地回响着。每一次听到开门的响声，人群中的谈话声就沉寂

下来，大家都回头张望，以为会看到新娘新郎进来。但是门开了足有十次以上，而每一次进来的不是走入右边来宾席的迟到的客人，就是骗过或是打通了守门的警官、混进门来，走进左边旁观席的观众。不论是亲友或是等着看热闹的旁观者都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开头，他们想新郎新娘反正马上就要到了，对于他们的姗姗来迟还并不如何在意。过了一会儿，他们就开始越来越频繁地朝门口张望，惊怪着莫非出了什么事情。到后来，这种拖延简直叫人感到难堪了，亲友们只好都竭力装出并没有想着新郎新娘，而是在一心一意谈话的模样。

教堂的总执事，好像是为了使人们注意到他的时间很宝贵似的，不耐烦地咳嗽着，震得窗子的玻璃哗哗直响。由唱诗班的席位上传来了等得厌倦了的歌手们在练嗓子和擤鼻涕的声音。神父不断地有时差读经员有时又差执事去看新郎来了没有，他自己穿着紫色长袍，系着绣花腰带，也一次又一次地并且间隔时间越来越短地到小门去望候新郎。终于有一个女宾看了看表，说：“这可真是奇怪呢！”于是所有的宾客都不安起来，开始大声地表示出他们的诧异和不快。一个伴郎去探听究竟去了。

这时候基蒂早已准备停当，穿起雪白的衣裙，披了长纱，戴着香橙花做的花冠，正和女主婚人、她姐姐利沃夫公爵夫人一道站在谢尔巴茨基家的客厅里。她一直向窗外望着，等伴郎来报告新郎已到教堂的消息，白等了半个多钟头。

而这时的列文穿好了裤子，却没有穿外套和背心，正在旅馆的房间里踱来踱去，不时地把头伸到门外，朝走廊张望。但是走廊里看不见他所期盼的人的踪影，他只得绝望地转回头来，向正在默默地抽着香烟的奥布朗斯基说话了。

“可曾有人碰到像这样糟糕透顶的事吗？”他说。

“是的，这是有点不妙，”奥布朗斯基带着慰藉人心的微笑说。“可是别着急，马上就会拿来的。”

“叫我怎么办啊！”列文压抑住愤怒说。“还有这种尴尬的敞胸背心！不成呀！”他说，望着他的揉皱了的衬衣前襟。“要是行李都送到火车站去了，可怎么办呢！”他绝望地叫着。

“那你就只好穿我的了。”

“我若想那样办，早就那样办了。”

“可不能打扮得不伦不类……等一等！事情会好起来的。”

事情是这样：当列文吩咐他的老仆替他预备好礼服的时候，他的老仆库兹

马就把上衣、背心和一切他认为必要的东西都拿来了。

“衬衫呢！”列文叫。

“你身上不是穿着衬衫吗，”库兹马带着平静的微笑回答。

库兹马没有想到留下一件干净衬衫，当他接到把一切行李物品都捆起来、送到谢尔巴茨基家去——（新夫妇当晚就从谢尔巴茨基家动身到乡下去）的吩咐的时候，他照办了，除了一套礼服以外，把其他的一切东西都打包运走了。列文身上那件穿了一天的衬衫已经揉皱了，和时髦的敞胸背心穿在一起是极不相宜的。再打发人到谢尔巴茨基家去取，路太远了。于是便派了一个仆人去买一件衬衫。仆人回来说：商店都关了门——今天是星期日。接着派人到奥布朗斯基家去，拿了一件衬衫来，但是又肥又短，简直不能穿。最后列文还是只好派人到谢尔巴茨基家去解开行李。教堂里大家都在等候新郎，而他却好像关在笼里的野兽一样，焦急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不断地朝着走廊探望，怀着恐怖和绝望的心情，回忆起他对基蒂说过的那些蠢话，也不知她现在会怎样想。

终于，对这一切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的库兹马拿着衬衫气喘吁吁地跑进房里来了。

“刚刚赶上。他们正把行李往货车上搬呢，”库兹马说。

三分钟以后，列文飞步跑过走廊，也没敢看一眼他的表，怕的是更增加他的痛苦。

“用不着这样慌张，”奥布朗斯基从容不迫地跟在他后面，微笑着说，“不会误事的，不会误事的……我向你保证。”

四

“他们来了！”“那就是他！”“哪一个？”“是比较年轻的那一个吗？”“看她那样子，真可怜，愁得半死不活的！”当列文在门口迎接住他的新娘，偕同她一道走进教堂的时候，人群中发出一阵窃窃私语。

奥布朗斯基把迟延的原因告诉了他妻子，宾客们含着微笑互相私语着。列文对周围的一切都视而不见；他只是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的新娘。

大家都说最近几天来她的容颜消损了，她婚礼这天看起来还不及平时俏丽；但是列文却不这样想。他望着她那披着长纱、戴着白花、梳得高高的头发，和那用一种特殊的处女方式把她的长颈两边掩住，只露出前面来的、高耸的、扇形的领子，和她那令人惊叹的纤细的腰身，在他看来她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好

看——并不是因为这些鲜花，白纱，或是这身巴黎买来的衣裳增添了她身上的美；而是因为，尽管她穿着这身精心制作的华丽服装，但她的可爱的脸、她的眼睛、她的嘴唇上的表情仍然是她所特有的那种纯真的表情。

“我还以为你已打定主意想逃婚哩，”她说，对他微微一笑。

“我碰到的事是这样尴尬，我真不好意思说出来呢！”他脸一红说，说完马上扭过脸去对着已朝他面前走来的柯兹尼雪夫。

“你的衬衫的事真是有趣！”柯兹尼雪夫摇摇头，微笑着说。

“是啊，是啊！”列文只顾这样回答，可并不管他们在说些什么。

“喂，科斯佳，”奥布朗斯基故作认真的样子说。“现在你得决定一个重大问题。你处在现在这种心境中正可以理解这问题的严重性。他们问我要点已经点过的蜡烛呢，还是点没有点过的新蜡烛？这是相差十个卢布的事，”他忍不住一笑，又接着说，“我已经决定了，但是我怕你不同意。”

列文知道这是戏言，但是他却笑不出来。

“到底怎么决定呢？点新蜡烛呢，还是点旧蜡烛？问题就在这里。”

“好，好，点新蜡烛。”

“啊，我高兴得很。问题解决了！”奥布朗斯基微笑着说。“人们在这种问题上有多么呆头呆脑啊！”他转头对奇里科夫说，列文茫然地望了他一眼，又回到他的新娘身边去了。

“基蒂，记住你要先踏上毡子，”^{〔1〕}诺德斯顿伯爵夫人走过来说。“您真是一个好人！”她又这样对列文说。

“哎呀，你不是受了惊吓了吧？”老伯母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对基蒂说。

“你不是受凉了吧？你脸色很苍白。停一停，低下头来，”基蒂的姐姐利沃夫公爵夫人说，抬起她那丰满美丽的双臂，带着微笑理了理基蒂头上的花。

杜丽走上来，想说句什么，但话没说出来倒先哭了，随后又不自然地笑了。

基蒂和列文一样，用茫然的眼光望着大家。对于别人向她说的一切言语她只能报以幸福的微笑，现在这种微笑在她是最自然不过的了。

这时教士们都穿上了法衣，神父和执事走到设在教堂入口处的讲经坛上。神父转脸向列文说了句什么。列文没有听清神父说了些什么。

“拉着新娘的手，领她走上前去，”伴郎对列文说。

〔1〕 俄俗，在举行结婚仪式时，新郎新娘同站在一块小小的毡子上，照迷信的说法，谁先踏上毡子，谁将来就会占上风。

列文好久都没弄明白人们要他做的是什。他们花了很大工夫纠正他，而且几乎要不管他了，因为他不是伸错了自己的手，就是拉错了基蒂的手，直到最后他才明白了：他应当不变换位置用自己右手去拉她的右手。当他终于正确地拉住新娘的手的时候，神父朝他们前面走出几步，在讲经坛旁停了下来。一群亲友跟在他们后面，发出嗡嗡的谈话声和衣裳的窸窣声。什么人弯下腰去，拉直新娘的裙裾。教堂里变得这样寂静，蜡烛油的滴落声都可以听到。

老神父头戴法冠，他的闪闪发光的银白髻发垂披在耳后，他此时正从他那后面系着金十字架的笨重的银色法衣下面伸出枯瘦的小手，在讲经坛旁翻阅着什么东西。

奥布朗斯基小心翼翼地走近他，对他耳语了句什么，便向着列文做了个手势，又走回来。

神父点着了两支雕花蜡烛，用左手斜拿着，使得蜡烛油慢慢地滴落下来，接着转过身来面对着新郎新娘。这神父就是听列文忏悔的那个老头。他用疲惫和忧郁的眼神望着新郎新娘，叹了口气，从法衣下面伸出右手来，给新郎祝福，又同样地，但是带着几分温柔和关切之意，把手放在基蒂的低垂着的头上。然后他把蜡烛交给他们，就拿着香炉，慢慢地从他们身边走开。

“这难道是真的吗？”列文转过脸去望他的新娘。由于她低着头，他只能瞥见她的侧面，从她的嘴唇和睫毛的几乎觉察不出的颤动，他知道她已感觉到他的目光投注在她的身上。她没有转过脸来，但是那齐到她的粉红色小耳朵的、高高的镶着褶边的领子，微微地颤动着。他看出来她的胸膛起伏着，那只戴了长手套的小手握着蜡烛时也在颤抖。

因为衬衣，迟到而引致的一切纷扰，亲友们的议论，他们的不快，他的可笑处境——全都在突然间消失了，他的心里充满了欢喜和恐惧。

那位穿着银色法衣，髻曲的头发向两边分开，身材高大英俊的大辅祭敏捷地走上前来，以熟练灵巧的动作，两指提起圣带，在神父对面站住。

“主啊，赐福我们吧！”庄严的音节缓慢地一声接一声地响起来，声波在空中震动回响着。

“我主慈悲，万世不绝，”老神父用谦卑的、唱歌般的声调应答着，一面还在讲经坛旁继续翻阅着什么东西。看不见的合唱队的合唱声发出来，洪亮和谐的声音，从窗子到圆屋顶，响彻了整个教堂，声音渐渐由小变大，萦绕了一会，复又由大变小，慢慢地消逝了。

接着是循例为天赐的平安和拯救，为圣教，为皇帝陛下而祈祷；同时也为今天缔结良缘的，上帝的仆人康斯坦丁和叶卡特琳娜祈祷。

“主啊！我们祈求您赐他们以完美的爱、平安和帮助，”大辅祭的声音弥漫着整个教堂。

列文听了这话，心中大受震动。“他们怎么会猜得出来我需要帮助，需要的正是帮助呢？”他想起自己最近的一切恐惧和疑惑，不禁这样想着。“我懂得什么呢？如果没有帮助的话，在这种复杂的境况中我能够做什么呢？”他想，“是的，我现在需要的正是帮助。”

当执事念完祈祷之后，神父手里拿着一本书转向新郎新娘：

“永恒的上帝，汝将分离之二人结合为一，”他用柔和的唱歌般的声调念着，“并命定彼等恩爱不渝，百年偕老；汝曾赐福于以撒与利百加，并依照圣约赐福于彼等之后裔；今望赐福于汝之仆人康斯坦丁与叶卡特琳娜，引彼等走上幸福之路。汝为吾辈之主，仁爱慈善，光荣归于圣父、圣子与圣灵，万世不绝。”

“阿门！”看不见的合唱队的声音又在空中回荡起来。

“‘将分离之二人结合为一’，这句话里含着多么深刻的意义，和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多么地协调啊，”列文想。“她的感受是否也和我一样呢？”

他转过脸去看她，恰好与她的目光相遇。根据她的眼神，他断定她所理解的意思也和他一样。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她根本没有理解祈祷文中的语句；她实际上连听都没有听。她既听不进去，也不能去思考其意义，有一种感情是这样深厚，充满了她的灵魂，而且越来越强烈。这是由于那件一个半月来一直萦绕在她心中的事情，那件在这六个星期里曾经使她又欢喜又苦恼的事情终于有了圆满结果而感到的欢喜。当她在阿尔巴特街那幢房子的客厅里穿着褐色衣服走到他面前，默默无言地许身于他的那一天——在那一天，那个时刻，她心里似乎已经和过去的整个生活彻底告别，而开始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新的、完全陌生的生活，尽管从表面看来，她仍然过着与以前一模一样的生活。这六个星期是她一生中最幸福也最痛苦的时期。她的整个生活，她的一切欲望和希望都集中在这个她还不理解的男子身上，而她对那个男子又产生出一种比这个男子本身更加不可理解的感情，那种感情使他时而吸引着她，时而又使她厌恶。而在这同时她却依然过着原来的那种生活。她对她自己感到恐惧，因为她一方面继续过着以前的那种生活，一方面又对自己的全部过去，对于各种东西，对于往日的各种习惯，对于曾经爱过她的、仍旧爱着她的人们——对于因为她的